

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

GONGANQIANYANZHENTANXIAOSHUOXILIE

午夜追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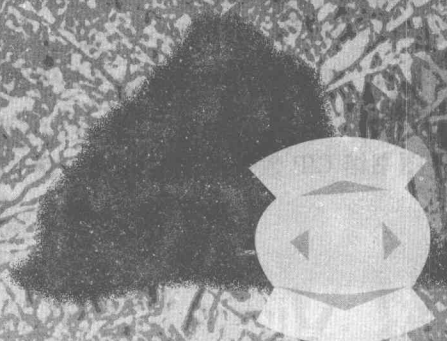
杨老黑 ◎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0305832

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



午夜追魂

杨老黑 ◎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追魂/杨老黑著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1905.6

(公安前沿侦探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7 -81139 -041 -4

I. 午… II. 杨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861 号

午夜追魂

WU YE ZHUI HUN

杨老黑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3.5

开 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ISBN 978 -7 -81139 -041 -4/I · 002

定 价: 23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www.phcppsui.com.cn

www.porclub.com.cn



《中国少年报》副总编辑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冰

曹冰，女，1954年10月生于北京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，现为《中国少年报》副总编辑。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1983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编辑，1986年任副总编辑。1987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88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89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0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1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2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3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4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5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6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7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8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1999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0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1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2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3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4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5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6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7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8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09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0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1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2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3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4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5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6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7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8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19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0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1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2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3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4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2025年调入《中国少年报》任副总编辑。



刑警四题	1
二胡	45
模范中队	80
从警日志	115
午夜追魂	133
雪疑	158
枪	165

刑警四题

老 绵

好个老绵，看他那模样，熊瞎子一尊，胖娃娃脸一张，毛扎扎络腮胡子一片，行走坐卧举手投足一副腼腆相。看他做事，不紧不慢，悠然二八板。其实，真正体现绵字精神的是那股韧劲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他一认头，不弄出个子丑寅卯来绝不罢休。有一阵子，K市长途汽车站扒窃成风，造成车站混乱异常，着实令人头痛。老绵出马，单人一个，马虎帽一戴，破大衣一穿，在车站门口摆起烟摊，坐抓扒贼，这一摆下来竟是半年，几乎把K市的扒贼捕了个精光。

老绵是大队里第一逗，大队里只要老绵在就笑声不断。老绵有句名言：“不会吃喝嫖赌不是好刑警。”并有解释：吃，足行千里，吃遍万味，风尘仆仆，奔波劳碌也；喝，酒过五巡，不耽误逮人，刑警机智过人，随机应变；嫖，只要思想正，不怕腴碰腴，思想坚定，不怕腐蚀也；赌，赌注命一条，国家全报销，舍身弃家，侠骨义胆也。这四点，老绵做得最好的是喝字。老绵好饮酒，日日不辍，坐则花生米酱蚕豆，美美烧一壶老酒，行则怀揣小酒瓶——一个半斤盐水瓶，高兴时咕咚一口，热热的带着体温，时时刻刻过酒瘾。

我们队长姓铁，大伙叫他铁队。铁队有铁令，工作时严禁饮酒，唯老绵例外。铁队每天派工，多不派老绵，不是不用老绵，用着他的时候没到。

队里眼下就有个夹生案。夹生案，刑侦习惯术语，意思指办案过程中由于审讯取证捕人诸环节的某部分出了漏子，造成案件进退两难，起诉不了又放不了人的尴尬局面。这夹生案多是那些毛头小刑警办的。小刑警满腔热忱，积极性高，急于求成，可办事毛糙，

2 午夜追捕

案件一旦夹生就没招了，就得老刑警上，给他们擦屁股。这是一盗窃案件，案情很简单，一个个体户多年积蓄的五万块钱丢了，怀疑他女婿，理由是有一段时间，女婿帮他做生意，知道放钱的地方。既然怀疑某人就把某人叫来。案件是由几个警校刚毕业进队不久的小伙子问的，也很难说在审问时没动手动脚，反正没几下子，嫌疑犯青瓜交代了钱是他偷的，并交代了藏钱的地方。几个小伙子初战告捷，心情激动，填张表将青瓜扔进看守所，便火速搜取赃款去了。这一取赃发现了问题，把青瓜交代的所有地方搜尽了，竟没有发现赃款。再把青瓜提出来审问，情形大变，一夜号房大学，青瓜从同号中学得了对付侦查讯问的经验——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他小子宁死也不认账了，并且连续写信投诉检察院，控告办案人员对其毒打摧残，捏造假供云云。检察官三番五次来大队，核对审讯情况，查的铁队大为光火，可是没办法，没有找到赃款，仅凭口供不能定案。

“干脆放了，你我两家也省麻烦。”检察院纪检科长老纪说。

“不行，绝不能放纵了这小子。”铁队脑门子发亮。

“可是，你们又没办法！”老纪说。

“我们有老绵。”铁队说。

老绵领命，接过案卷。

老绵一天上看守所去一趟。夹个破包，手里端个紫砂壶，怀里揣着个小酒瓶，审讯室里坐定，喝一壶茶，弄一口酒，燃上一支烟，看一眼对面坐着的青瓜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“你讲讲作案的整个过程。”

“我没作案，我冤枉。”青瓜道。

“那好，把你那天的全部活动经过叙述一遍。”

青瓜开始叙述，某日几点起床，几点外出，几点回家，几点吃饭，几点上床休息等，完了。

老绵也不吭声，又续壶茶，弄一口酒，接上一支烟，开口道：“你把作案过程说一遍。”

“我……”青瓜瞪眼。

“那好，你把那天的全部活动经过叙述一遍。”

青瓜又重新讲述。

老绵听完也不吭声，又喝酒，吸烟，然后接着问，还是老一套，一字不改。

我给老绵打下手。我坐不住了，心想这样问下去，哪有头呵。老绵看出来我的不快，说：“小杨，你别急，这事早呢，下次带本小说来。”

接着又一个回合开始了。

如此，头一回激战双方各无伤亡，倒是老绵茶没少喝，整整两暖瓶，烟也没少抽，烟头扔了一地。临走时，和所长吴胖子打个招呼，吴胖子就可着脖子向伙房诈唬：“当班的，下午多烧几壶茶。”吴胖子知道老绵的脾性，只要他一黏糊上案子，准得月把半年的。

第二天，我真带了本小说，尽让老绵和青瓜磨舌头。

老绵又如法炮制，喝茶，饮酒，抽烟。给青瓜一个命题，然后静听他陈述。

审问者和被审问者，一问一答，二问一答，直至四眼相对，视而无语。老绵沉静自如，若无其事，青瓜顽固不化，坚如磐石。

但各自都在盘算着对方，这情形就如狭路相逢的猫鼠瞬间对峙，一个想的是怎样逃脱性命，一个想的是从哪个部位下牙。

一段很长的时间。

老绵说：“送犯人回号。”

我把青瓜押回号里。

老绵吩咐我：“有眉目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明天下乡。”

我诧异：“青瓜可一个犯事的字也没说。”

老绵说：“他说得够多了。”

我心怀不解地跟老绵下乡，重新勘查盗窃现场。我发现老绵看得极细，问得极细。我们俩前后三天原封不动地过了一遍青瓜的生活。

回到家来，老绵问我怎么样。

我想说什么怎么样，但将语未语之间却翻然醒悟，青瓜三天生活实况和卷中记载的他重复数遍的叙述竟然矛盾四出，而这些矛盾又是微不足道毫不显眼的，但老绵在审讯的过程中早已洞察明晰。

4 午夜追捕

姜还是老的辣，不可不信。

掌握了一定的矛盾，或一定的证据，其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犯罪分子铁嘴钢牙的钥匙，或曰具有了突破犯罪分子心理防线的炸弹。

第二火开始，老绵备足充分的烟酒，也备好了足量的炸药。老绵把青瓜从号房提出来带到刑警队办公室，展开一场鏖战。自早上八时接上火，老绵一刻不停地向青瓜发问，日夜不息。老绵吃饭，让青瓜吃饭；老绵喝水，让青瓜喝水；老绵凉水洗脸，也给青瓜洗脸；老绵不睡觉，青瓜也甭想打一下瞌睡。老绵说这一火叫文火炖猪头，不怕熬不烂。

青瓜开始时还满不在乎，以为这老酒鬼又在耍什么花样，后来，老绵将炸弹冷不丁时不时地抛出，不经意间把青瓜炸了个魂魄出窍。青瓜方寸大乱，渐渐地面色发白，汗水淋漓，椅子已经坐不稳了。

老绵面带惬意，咕咚一口小酒，再长长地喷两串烟圈儿。

青瓜横下一条心，死不开口。

第三天晚上青瓜受不住了，这分明是拿他穷开心，猫逮住耗子不吃净捉弄。青瓜红肿一双水汪汪的怪眼，咬牙切齿，跳起来向墙上撞去。

我大惊失色，急着要上前拦阻。老绵一把将我按住，依旧稳坐如钟。

咚，青瓜歪倒在墙根，就像一只死狗。

我的心忽一下提到嗓子眼。心想完了，完了。

正在这时，青瓜细弱如蝇的声音惊得我差点跳起来。

“我交代，我全说……”

我们按青瓜的口供，找出了他埋在地下的赃款五万元。

人赃俱在，铁证如山。铁队将结果告诉老纪。

老纪说：“好个老绵。”

事后我向老绵请教：“你不怕他撞死？”

“火候，火候，这就是火候，他不是真撞。”老绵说，又反过来问我：“你们《犯罪心理学》上怎么说？”

“这一章得由你来写。”我说。

.....

老绵并不是总这样心平气和，动怒的时候也有，极例外。

惯窃贼首侯皮精心策划，指使手下喽啰深夜挖洞钻入市医药站仓库，盗窃贵重中药材，总价值二十多万元。也该这伙鸟人倒霉，作案得手后逃离现场，原路从洞口钻出时，正遇夜巡而过的甬脸，几个毛贼未及反抗，三拳两脚被甬脸制服，押到刑警队审讯，乖乖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。

侯皮被传到刑警队。

侯皮曾经三进宫，狡猾多端，死活不承认与此案有牵连。

又是一个枣木疙瘩。

老绵披挂上阵。

老绵连施迂回审读术、突然攻击术、心理攻坚术皆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他盯着侯皮左看右瞧，心中暗骂：这熊样的还挺黏糊，可能黏糊过我老绵吗？于是他又使出炖猪头的绝招来。

这一熬就熬了三天三夜，猪头不但不烂，且越发筋道——侯皮眨着小眼睛，精神头十足。

审讯室火势越来越旺，气氛越来越浓。又两天两夜下来，毫无结果，对峙的两人仿佛两头咬红眼的怪兽，皆已疲惫不堪。老绵头昏脑涨，两耳轰鸣，人整个瘦了一圈。侯皮鼻血滴流，面色死灰，如死驴卧地。

“日你八辈祖宗的……你到底交不交……”大概老绵已达到煎熬的极限，呼的跳起来，抓起一根电线插头要往侯皮嘴里塞。

“不要刑讯逼供！”

侯皮纹丝不动，强抬一下软塌的眼皮，挑战似的刺一眼老绵，牙缝挤出一句话。

老绵一愣，释然一笑：“好，你提醒得好。”扔掉电线插头，搬过一把藤椅，噗的一声朝侯皮头上一套，一屁股坐上去，从怀里掏出酒瓶来，咕咚一口略带唱腔道：“我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啥时交代哟个哟我啥时起！”

椅子下一阵沉默。

6 午夜追魂

半晌，椅子下说：“你起来吧，我全交。”

“你怎么还是交了？”我探寻侯皮心理。

“他妈的怕是疯了。”侯皮心有余悸地说。

.....

老绵最拿手的一招是“发动群众”，也叫“群众路线”。刑侦方针四条之首。

老绵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，农村有了特大案件，多以老绵为专案组长，进驻农村工作，老绵乐此不疲。

老绵一身八三式旧警服，领头袖口都洗得发白了，肩章、符号、标志全部省略，衣襟敞开扇着，袖子捋到肘弯，大裆裤松松塌塌，一高一低挽着两个裤脚，田间地头一蹲，就要和老乡们拉呱。卖瓦盆的拉车——一套一套的。两句话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。群众都把他视作自己人，喊他绵队长。

K市某行政村村长突然被人杀死在床上。此案发生后，立即引起市委、市政府的极大重视。农村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，农村基层干部越来越难当，基层干部家的青苗被拔，树皮被刮，草垛被烧之类的事时有发生，现在居然又发展到行凶杀人，绝不能让这类报复基层干部的案件抬头。市委、市政府对铁队下令：“尽快破案，严惩凶手。”但案件是那么好破的吗？村长一上午都在地里干活，下地回来后，吃过中午饭就躺在院外的凉床上睡觉，等一大早就外出看闺女的老伴赶回家，推开院门一看，老头子已脑瓜开瓢，一命呜呼。现场没有发现遗留凶器；也没有现场作案目击者，从因果关系上排查嫌疑人，发现村长是个出名的老好人，也是个十足的老滑头，从不得罪人，别的村村长催粮款，收提留，追着爷们小媳妇结扎戴环，整日个诈诈唬唬，又蹦又跳，他却一概不管不问，广播上工作布置下去就算是事，做到什么程度一切顺其自然，至于上头追查下来，顶多一个撤职，他也不在乎。仇杀完全排除。财杀，老村长不掌实权，不问账目，全靠自家二亩地，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头牛，如今还拴在院子里。情杀，老村长不嗜烟，不嗜酒，更不近女色，五十多岁的汉子和老伴分床已近十年，这方面也没有可能。那么.....

铁队长亲自带领两个分队，二十多员大将，在行政村扎营安寨，立锅起灶。白日访夜晚查，全村四十多户，五百多口人，人人见面，逐一过筛，整整折腾半个月，竟没半点有意义的线索，甚至连一些能给破案带来某种启示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得到。大伙很苦恼。苦恼的个中原由是破案的条件越来越差，因为根据案情判断，村长被害的时间是中午十二时左右，这时正是村民干完活从地里返回村子的时候，应当有人能听见死者呼叫，或者看到凶手行凶，最起码也应有人看到案发时谁在村长院外走动，但全村的人回答都是三个字：“不知道”、“没看见”。这里显然有个看到不愿说或不敢说的问題。也难怪，如今好人怕坏人，家中二亩田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谁也不愿多惹事。又到用着老绵的时候了。

老绵一身下乡干部打扮来到现场。

“今儿听你的。”铁队说。

“听我的都请回。”老绵瞥一眼大伙慢板细蹦地说，“你们个个横瞪眼歪戴帽，腰里揣个盒子炮，把全村的人都搂进网，村民有戒心。”

“有理！”

大伙立即收拾铺盖，打道回府。大家正巴不得呢，你老绵牛皮，看你到底能尿多高。

老绵独个住下来。

第一天，老绵帮村人犁了一天地。

第二天，老绵撵了一天兔子。

第三天，老绵喝了一天酒。两天下来大家混熟了，乡下人又直爽，现成打得的兔子肉用红炉小锅煨了，请老绵喝两盅。老绵喝了众人的酒，深感不过意，又反过来做东，请大家喝，中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直喝到明月斜挂，老绵才说告辞了，众人说欢迎常来，也不远送。

第四天，老绵回到大队。

铁队问有头绪了？

老绵点头。

于是铁队立马召开案情分析会，大伙满满坐了一屋子，听老绵

8 午夜追魂

谈情况。

老绵说我先给大家出两个谜语。

其一，一头粗一头细，腿杵窝里玩把戏。

其二，撅着腩朝里送，龇着牙朝外拔。

大伙儿正儿八经，开动脑筋思索，思思想想味不对。朝那××上一联系，哄堂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鼻涕横流。大伙说：“绵哥，精彩！”

这一笑，给铁队笑懵了。铁队细里一想也忍俊不禁：“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全端上桌来了。”铁队又气恼又忍不住笑说，“你酒没醒吧！”

“一点没醉。”老绵一本正经。

大伙又笑。

铁队没笑，或许老绵有理。精彩之处正在其中，这两个谜的谜底一个是臼头捣米，一个是井中打水，和整个案件有联系，立即给人这样一个联想：村长是人用臼头打死的，而臼头又抛进了井中。

“我建议对村子里的所有水井进行打捞，寻找凶器。”老绵抖出谜底。

大伙不笑了。

几十双眼睛齐射向老绵，仿佛发现外星人。

大伙说：“绵哥，精彩。”

接下来的工作很简单，杀人的凶器臼头和血衣很快从一眼深水机井中打捞上来，然后以物找人，很快把杀人凶手找了出来。

.....

老绵猛然间很显苍老，头发稀疏不整，胡子也花白了。老绵变得越来越沉默，常常一人闷坐在一旁，不声不响地抽烟，一坐半晌。老绵虽是个快乐脾气，可他的家庭情况着实令他笑不起来。老绵的老家在淮河边，有一年淮河水泛滥，老绵的父母和房屋被大水冲走了，因淘气带着小弟上树掏鸟窝的老绵有幸保住了小命。滔滔黄水中老绵一手搂着小弟一手抱着树干，三天三夜，大水退后下树来，就成了孤儿。老绵十八岁时，被带兵的相中了，带兵的委托公社照顾好他弟弟，他就穿上军装进了西藏，在西藏一蹲就是十四

年。十四年中只探了三回家，一回给自己娶媳妇，二回给弟弟娶媳妇，三回是老婆生孩子，其他的探家机会全让给了别人，为的是节省开支还欠债。财不旺人旺，老绵嫂子一连给老绵生了三个儿子，老绵想要个闺女，老绵嫂子说天天边都挨不着你，咋生？老绵背包一打就转业了，转业分到公安局，案子一忙，跑南跑北，生闺女的事也给耽误了。局领导考虑老绵的实际困难，一下子解决四个农转非，全家进城，老绵才算过上几天热汤热饭的日子，可生闺女的事上边又不允许了。老绵的困难是从儿子长大开始的，三个破小子，春后柳梢子似的猛蹿，单吃饭一天就是五斤面，更不用说穿衣、学费、零花钱，家中一切用项靠老绵一人工资，日子日渐吃紧。路滑偏逢连阴雨，乡下突然传来噩耗，弟弟在一次施工中被大夯砸死，老绵又背上了弟媳侄女三口的重负。老绵无奈，开始苛刻自己，烟量从一天两包降至一包，质量从五块钱一包降至五毛钱一包，酒量一天半斤降至二两，质量从大曲降至白干……老绵工资分文不少地交给老绵嫂子，出差补助、午餐补贴暗中则给了弟媳。

真正使老绵发愁的是儿子的就业问题。

大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。他的同学中有能耐的考上大学走了，没能耐的老子有能耐上人事干校，自费大学，委培大学也走了，自己没能耐老子没能耐的单位效益好也顺顺当当安排了，就他妈的公安没头绪，单位既不能乱进人也不能搞委培，只能走当兵一条路，退伍时再以地方编制进公安局，到派出所交警队当个巡警值岗员什么的。好在老绵有老战友，儿子没费劲当了兵，三年退伍后形势变了，公安局一概不准进，明的理由是政策不准许，内中原因是领导的小孩早已安排妥当，一般干部各家自扫门前雪吧。朝哪扫，他奶奶的，儿子不是垃圾，说扔就扔，一个大活人总得给个吃饭的路。老绵东打听，西探寻，旮旯缝里找路子，全家勒紧裤腰带省口粮，省出钱，挨家挨户送礼，赔着小心说好话，可庙求遍了竟没有神显灵，老大就这样给耽搁了，最后随便由安置办安排到一个小厂，名誉上有工作，其实工资分文没有，一年还要交百元挂名费。

轮到老二了。老二高中也毕业了，老二聪明，老二说：“爸，

10 午夜追捕

我得找点事干。”

“哪儿找呢!”老绵叹口气,摇摇头。

“不是让你找,我知道你没本事,我自个安置自个了,学开车。”儿子倒大大咧咧。

老绵一口烟抽到肚里,半天没吐出来。老绵嘿一声摆摆手,泪在眼圈里打转。

儿子包袱一背骑车出门了,老绵才想起来,学开车得三千块钱呢。就跟在儿子屁股后头喊:“别走,别走,钱,钱!”

“钱,咱家有钱吗?省了,弄脸叔给我找的免费指标。”

早在儿子上中学时,就好像已悟出老子当官好处多,三个儿子都盼着老绵当官。八九年,发新警服,八三式换成八九式,八三式处级以上料子服,八九式全换成马裤呢。老绵一身料子服进家,三个儿子喜得又蹦又跳,老绵嫂子破例杀了鸡,三个儿子轮番给老绵点烟倒酒。老绵纳闷儿,问:“今儿咋了!”三个儿子同声祝贺:“爸爸今儿升官了。”边说边欣喜地摸老绵的料子服。

老绵无语。

老绵抓过酒瓶一饮而尽。老绵再不穿警服。

老绵又一次升官的机会,让老绵自己给弄泡汤了。

组织上考虑老绵的贡献,又是老同志,决定调任治安科科长,局领导先后找他谈了话,只等一纸批文。

这时候一个麻烦案件顶头撞上了老绵。

老绵正在办公室里练字。当科长要签字,那大名得签出些气度,不能让人小觑。这时办公室里进来几个外地公安机关的同行,个个愁容满面。外地公安机关的同行是到K市抓捕特大诈骗犯赵龙的。赵龙是K市税务局办公室主任,在K市关系复杂,盘根错节,不仅所辖派出所不配合,而且有人给他通风报信,连本单位也出面干涉,三番五次刁难办案人员,强行不让带人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派人监视办案人员,偷听他们的电话,肆无忌惮地恐吓侮辱办案人员,气焰十分嚣张。

“有这等事?”老绵诧异。

“嘿,他们纠集一伙人闯进宾馆,连人都打了。”带队的队长指

指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同伴说。

“太不像话了，我倒要看看赵龙长的什么三头六臂！”老绵一拍桌子起身。

刑侦全国一盘棋，协作配合义不容辞，今儿碰到的又是硬茬。老绵就喜欢啃硬的。

老绵让外地同志先上宾馆稍候，自己带了两个侦查员就出发了。老绵一行进了税务局大院，税务局三楼会议室正在开全局职工会——是个难得的好机会，赵龙肯定在场。

老绵进了传达室，向值班人员甩包烟，说自己是赵龙的战友，烦他请赵龙下来一趟。

值班人员上楼了，不大会儿，见赵龙从会议室出来，径直下楼，可走到半道突然迟疑，正欲返回，几个人从旁边闪出，拦住去路。老绵问：“你是赵龙吗？”

赵龙回答：“是。”

老绵说：“那跟我走吧。”

赵龙情知不妙，突然大喝：“来人呀，抢人啦！”

正在开会的全局职工马蜂窝般炸开，团团将老绵几人围住，值班人员见势不妙，砰地紧锁上大门。

税务局大院内当时正搞基建，遍地砖头木棒，就听人群里有人高喊：“不要放走了人！”于是职工们便纷纷拾砖捡棒直朝老绵几人逼来。

砰——砰——

老绵朝空鸣枪两响，断喝：“哪个上前一步，哪个就命归黄泉！”

人群不敢动。

老绵道：“在场的哪个官最大，出来说话。”

人群里走出一身披呢子大衣者，出言不逊道：“我是局长，你们怎么随便抢人？”

“凭这个。”老绵亮出一纸拘留证。

“那也不行，我是党组书记，怎么事先不和我通气？”局长一脸蛮横。

12 午夜追魂

“好个法官。”老绵晃晃拘留证，说，“公安机关办案，这一纸除台湾外通行全国。”又指指局长，“给你一分钟时间思考，不马上把人撤回，我立即将你以阻碍执行公务带走。”

局长给镇住了，听口音老绵不像外地人，一亮工作证，本市公安局刑警，脸色更是大变，忙斥退人群，赔笑请老绵进屋商量。老绵也不客气，搬出案卷，请局长过目诈骗数额，然后激情高昂，抑扬顿挫地又给在场职工们上了堂生动的法律教育课。

赵龙是给抓住了，接下来麻烦也来了。

老绵关了人气喘吁吁没进得办公室，脚跟脚身后就已经跟了一大群，有战友、亲戚、邻居，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，有头有脸的头头……全是替赵龙说情的。

赵龙何许人，如此兴师动众。赵龙乃市长的小孩舅。但是，老绵不管他是谁。老绵说：“我抓的不是市长。”一语噎得众人语塞，跳骂着而回。

这时，局长出面了。局长请老绵谈一下案情，说老绵做得对，不过最好考虑一下市长的关系，且暗示，市长兼市委副书记，分管人事。

见此情形，大伙儿开始替老绵着急，私下劝他，得罪一人打一道墙，英雄莫吃眼前亏，桥宽咋样都行。

但是，老绵依然磐石一块。

最后，铁队也急了，说：“放人吧，局长点头了，责任又不在你。”

老绵脸一沉，语调却很委婉：“别人咋说都行，没想到你也这样说。”

铁队无语。铁队看着老绵，老绵看着铁队，两人默然，相对无语。

老绵的批文终没下来。

恰这时公安实行警衔制，根据公安部人民警察警衔条例，职务加工龄，再有本事都不行。老绵科员级，工龄三十年，满打满算评个三级警督，冷冷清清一个豆，与嘴上没毛者同列。

警衔符号发下来了，老绵没戴，原封不动送还政治处。半月后